

瑞安人有句口头禅,讲人知识丰富晓得多时,往往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表示;讽刺他人信口开河,就用“讲天文”来讥他。前者褒义,后者则为贬义。彭云楼在瑞安中学读书时还没有迷恋天文,甚至可以说对天文学一点都不了解,平时说话也与“讲天文”相距甚远。

“我考上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天文专业(现为天文系),并且一直从事天文教育与研究,这要感谢瑞安中学张德坤老师,他是我走上科学道路的指引者。如果没有张老师指点,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彭云楼说。

2005 年初,彭云楼倡议给瑞安中学申报命名一颗小行星为“瑞中星”。如今,这颗“瑞中星”挂于苍穹,他希望瑞中人都来看看它,在 2011 年,参加“瑞中看瑞中星”活动。

彭云楼：
相约瑞中人 共看“瑞中星”

■记者 林 晓

1 瑞中老师建议报考天文

彭云楼报考大学那年，原本希望自己能考上北大化学系或数学系，但数学老师张德坤建议：“天文学是一门‘贵族’学科，只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搞天文，现在我们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天文学将是国家未来的发展重点，你理科成绩好，可以去报考天文系，将来报效国家。”

那时，彭云楼还看到天文系招生介绍上写着，报考本专业的学生要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就自负地想试一试，结果还真就考上了。

1955年9月，彭云楼到南京大学报到后，他才知道当年浙江省只招一人。他说：“还真悬啊，如果考不上，不知要被刷到哪去。因为那时我糊里糊涂，第一志愿填报南京大学天文系，后面填的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复旦大学化学系，显然考不上天文系，后面几所学校也不会录取我。”

1950年代中期的一场政治运动中，批判张德坤老师的“罪状”之一，是喜欢像孙义燧、周龙骧和彭云楼等走“白专”道路的学生。

彭云楼说：“1982年，当我重回瑞中，27年后再次遇到张老师时，方才知道这件事。我一回想起这事就觉得深深不安。我也常常觉得愧对恩师，因为自己没做出好成绩，没有真正‘专’起来。张老师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数学造诣很深，中学数学教学对他来说真是小菜一碟，可他还是认真备课，认真教学。记得我上高二时，他的妻子病故，他只回去几天，又全身心投入教学，从外表上同学们根本看不出他正经历中年丧妻的不幸。后来我的同窗好友、温二中副校长阮华鑫还告诉我，张老师在弥留之际还惦记着我，我特别内疚，热泪盈眶，深感对不起他。”

1980 年之后，彭云楼先后两次

作为学者去美国深造。他说：“当时公派出国的教师都需通过教育部统一组织的 EPT 考试。我经过学校的短期英语学习班后就一次性通过了。这要感谢瑞中的英语老师黄运筹先生。”

讲起英语老师黄运筹，彭云楼记忆颇深，“黄老师的讲课很生动有趣。每当他想举例时，常常眼望窗外，用手捂着嘴，回过头来时，就用英语说出一个例句。”

黄老师对学生也很友善。一次，他给54届同学上课，说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一位同学腾地站起来说“先生，先生，鼻不在大，能透气就好。”有副大鼻子的黄老师被说得满脸通红，可他并没有训斥和责罚该同学。

“你猜这位同学是谁？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孙义燧院士。”彭云楼笑道。

2 参与我国第一架射电望远镜的仿制工作

天文学是门很古老的学科，但射电天文学却很年轻。它诞生于1932年，直到1958年我国海南岛发生日环食，前苏联高尔基大学提供射电望远镜，并派人员和我国专家组成联合观测队时，我国才有了射电天文学的研究。

1958 年下半年，上大三的彭云楼和同学们开始太阳射电望远镜的仿制和研制工作。他们在学校工厂师傅帮助下，制作一架木结构的抛物面天线，后来又到了北京天文台筹备处，研制 3.2cm 射电望远镜接收系统。

彭云楼回想说：“当时的北京天文台还在筹备阶段，叫北京天文

台筹备处，地处沙河工作站，离北京市区很远，就建在一处玉米地，四周望不到边，几个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子就是我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很愉快，夜里饿了，甚至烤起玉米，这是从未享受过的乐趣。”

在北京天文台筹备处的王绶琯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所长陈芳允研究员常来讲课和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初步研制成一台样机。后来，南京大学天文系仿制的这架 3.2cm 波长射电望远镜（包括天线和接收系统）在教育部举办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的综合馆上展出。

这是我国第一架射电望远镜，彭云楼是展览会上的射电望远镜讲解员，他和北京大学、西北工大、北航院、北航校、沈航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天天给观众讲解包括射电望远镜在内的展品，宣传党的教育方针。

当时国家很重视这次展览，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来过综合馆参观，彭云楼感到非常激动和紧张，生怕领导来参观时仪器出问题。在展览会闭幕时，大家以“驾苍龙遨游太空”、“愿明日会面是在宇宙星月”等充满豪情的话语互赠共勉。

彭云楼名片

彭云楼,1936年12月出生于瑞安市区;1955年瑞安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大学毕业后,留校从事射电天文学工作。

1983年至1984年,彭云楼赴美国海军天文台,从事射电天体测量研究;198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天文系、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资助,作为学者,为探索原恒星大气的动力学性质再次访美。

1986年,彭云楼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89至1992年,他任南京大学天文系副主任。他曾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参与多本专业书籍的编写,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



3 提出“瑞安中学星”倡议

在 2004 年底的南京瑞中校友年会上，大家讨论起如何为母校的 110 年校庆献礼这个问题，尽管大家发表许多意见，但没有出现令人振奋、富有创意的建议。彭云楼和许许多多瑞中校友一样，对于母校怀有感恩之情，常常想着尽力为母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他想到自己所学的天文学。

于是,彭云楼在 2005 年初的南京校友会理事会上,倡议母校申报命名一颗小行星为“瑞中星”。他说:“全国已有 4 所大学获得小行星命名,而中学一个也没有。要争取为母校拿到第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瑞安中学星’。这是庆祝 110 华诞的珍贵礼物。”

彭云楼的提议引起大家强烈兴趣。“这的确是个好创意,快向母校提出来争取”,“创意很好,只怕不容易实现。全国比瑞中名声大的中学有不少,评比起来,有难度”,“申报手续不一定好办,国内、国外要过多少关?”彭云楼和理事们却认为,瑞中有着悠远的历史、丰厚的业绩、在人才培养上的成就是过硬的,加上孙义燧院士在天文界的影响力,只要他支持,就会有希望。

会上立即确定兵分两路，一方面由彭云楼转告孙义燧院士，请他出面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简称紫台）相谈，另外向瑞中校领导汇报这个创意。孙义燧爽快地同意了，鼎力支持此提议。当时，恰好孙义燧有个得意的博士生，毕业后

分在紫台工作，他就请这个学生向紫台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提出申报“瑞中星”之事，紫台台长得知孙义燧为母校申报小行星事后，表示同

意,并要求瑞中提供申报材料。

那年四五月份,南京瑞中校友王鉴远专程去了瑞中,与瑞中校办主任林云汀谈了申报“瑞中星”之

事。王鉴远从瑞安回来次日,就约彭云楼和陈钦峦教授绘声绘色地说了

“瑞中星”时,看到林云江眼睛一亮,表示立即向校领导报告。还说,他刚到家,瑞中方面就来了电话,说次日几位校领导专程来南京谈此事。

瑞中校领导到南京后,在孙义燧和南京校友会安排下,与紫台领导、小行星发现者、命名委员会秘书长等有关人士展开实质性商讨,最后确定正式启动“瑞中星”申报程序。

瑞安提交的申报材料得到紫台认可和支持。最初紫台确定申报他们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 8341 号小行星，后来彭云楼提出希望找颗较亮的，就改为申报紫台 1981 年 10 月 23 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 4073 号的小行星作为“瑞安中学星”。

2005年9月9日，紫金山天文台向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上报“瑞安中学星”的申报材料。在等候批准佳音的日子里，杭州瑞中校友会向海内外校友发出捐资建“瑞安中学星”纪念碑倡议，得到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这一年的12月15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发布命名“瑞安中学星”的正式公报。

“为了‘瑞安中学星’纪念碑地面标志物的设计与建造，我们南京校友会和母校领导整整忙碌大半年时间，直到校庆前一个月才圆满完成这项寄托海内外校友深情和崇高国际荣誉的永久性工程。我、王鉴远和陈钦峦等校友都参与设计，都起到一点作用，感到很高兴，总算为母校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彭志桃欣慰地说。

2011年，瑞安中学的115周年华诞庆祝活动将在南京举行。彭云楼建议，除通堂的庆祝大会与座谈会

外,要利用南京紫金台观测天文的优势,组织一场“瑞中人看瑞中星”的活动,希望瑞安中学的几代学子,能欢聚一起,目睹“瑞中星”的风采。

“在有生之年,希望能和几位校友一起,为庆祝母校 120 华诞提出一个更好的倡议,要比‘瑞中星’更能体现瑞安的教育水平与成就。”